

皇
清
奏
議

皇清奏議卷五十六

請崇獎名賢疏

乾隆三十年

李因培

倉場侍郎留江蘇學政任臣李因培謹奏恭逢聖
駕時巡江浙間俗省方清蹕所經凡前代名賢遺跡
既已並符褒揚今聖輅在吳臣謹博採舊聞核
其有關名教者三事伏祈聖明俯賜採擇加以崇獎
不特名賢祠墓千古增輝實於風俗人心不無裨益臣謹
條具如左

一宋臣朱長文樂圃書院請賜額題右臣伏見宋秘
書省正字吳縣朱長文博聞強識篤學力行少擢乙科恬
於進取築室樂圃著書其中晚起本州教授遷大學博士
教人先經術後詞章與孫復胡瑗後先相望生平著述有
功羣經今雖不盡傳而名目俱在宋史其遺書四種子孫

錢版流布學術深粹已見一斑其樂園舊居在宋已賜額
歷為名蹟我皇上臨馭之初並蒙給帑修葺其地近
在城內 鑒輅所經仰祈載錫 宸章俾先儒邀一
命之榮曠世慶千秋之遇 臣謹將長文遺書進 御並
參考米芾表及宋史郡志採掇事蹟另寫清單恭呈
睿鑒

一宋臣韓世忠靈巖墓道請 旨量加修治右 臣伏見
宋太師蘄國忠武王韓世忠墓在靈巖山翠臺西麓高丈
餘左約半里有宋孝宗所立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趙
雄為文周必大書雷紹興初葬之初即於墓所立廟後廢
明宏治十一年知府曹鳳復立尋又廢嘉靖二年知府胡
瓚宗以世忠舊宅在郡城內南禪寺左乃就立廟焉今墓
南直下平地五六畝瓦礫散布蓋曹鳳立廟遺址張習碑

記斷卧荆榛而城中之廟在滄浪亭畔乾隆十六年蒙

聖恩頒賜匾額世忠祠廟輝光惟邱壘尚虞薪採仰祈
皇上勅下所司量加修葺俾忠義之氣與山川相映
發焉

一宋臣文天祥蘇郡專祠請 賜額題右且伏見宋丞

相信國公文天祥以德祐元年兼知平江府事是時元勢
荒張天祥拊循百姓選將練兵期為臨安作屏蔽會獨松
關告警朝議撤天祥入衛遂率兵亟行去數日而城守王
邦傑以城降吳人既重天祥忠義又以天祥不去平江必
可守守平江以號召常潤諸州臨安事尚可為遂建祠祀
天祥明正德十年巡按謝琛請於朝賜額忠烈初在吳縣
永豐倉北嘉靖二十年巡按饒天民改建今所 本朝雍
正七年乾隆二年先後給帑修葺天祥子孫家吳者世董

祠事康熙年間撫臣湯斌以明翰林待詔徵明大士實孟
祔祠在乘經坊正一圖亦祈 欽賜 御書俾精忠
大節益光天壤

籌辦巡防海洋事宜疏 乾隆三十年

高晉
莊有恭

兩江總督臣高晉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 奏為遵

旨籌辦巡防海洋事宜請立章程以資緘靖事竊臣莊有
恭審辦洋盜龔大等定擬具 奏一案與前督臣尹繼善
業將遵奉緣由會摺奏 聞其如何嚴立章程督屬巡
防搜緝不致日久視為具文及沿海荒僻地方如龔大等
刦殺數命畧無聞見之大渤口等處應如何撥守派巡以
重責成以資查察之處遵即飭行司道悉心籌議去後茲
據該司道等轉據沿海各府州各按地方情形議覆前來
督臣尹繼善未及會商核定臣高晉蒞任與臣莊有恭悉

心籌核除南匯一營向係水師後改陸路今應酌復舊制
量移汛守事關營制汛防臣等會同提臣再加商定另摺
具奏外所有酌定章程及現在奉行條例有應酌加更
定之處敬為我 皇上一一陳之

一商漁船隻給照之例宜酌變通以崇實政也查例載商
漁船隻造船時呈報州縣官查取漁甲戶族里長鄰佑保
結方准成造完日報官親驗給照開明在船人年貌籍貫
初出口時必於汛口掛號將照呈驗填註日月蓋印放行
回籍時仍於本籍印官處送照呈驗違者治罪各等語立
法非不周詳嚴密但出海之船惟商船南販粵閩浙江北
販山東直隸錦蓋等處遲則經年往回連亦半年所領照
內舵水人等更換既少且各挾有資本並無本船為匪之
事檢查歷來搶劫之案俱係採捕漁船而漁船或二三月

一出或一月數出其在船舵水人等類皆臨時僱覓議給
長短工價斷不能經年常養在船今責令船主於成造完
日報官親驗時將在船人年貌籍貫開明給照勢難預定
則開報必多不實若易一舵水即令其隨時呈報恐又繁
瑣難行徒滋需索是以出口時按照查驗每多人照不符
而賄放偷渡之弊轉因之以起所有漁船舵水人等並填
照內之文幾同虛設應請嗣後除商船仍遵定例將在船
舵水人等並填給照外其漁船止將船主年貌姓名籍貫
及作何生業開填入照并將船甲字號於大小桅蓬及船
旁大書深刻仍於照後多留餘紙俟出口時即責成守口
員并將該漁船前往何處作何生業並在船舵水年貌的
實姓名籍貫逐一查填入照蓋印戳放行並將所填人數
照登號簿遇有一船為匪則在船之年貌籍貫皆可按簿

而清如照給匪人則將地方官參處查填不實則將守口之員弁參處如此分別辦理則漁船給照不同處設一稽查出入宜兼責成海關各口也查例載船隻出洋稅關衙門先驗看地方印照然後給牌有妄給者亦照地方官例議處是設立稅關匪特專司稅課亦本有盤察稽查之責況海洋為匪皆係漁船漁船出口必由該關換票進口亦必該關繳票在關員役果能盤詰緝獲其匪踪贓跡亦斷難掩飾惟是該關委員吏役以為稅課之外非其專責故或漁船而載有商貨或鮮船反帶有醃貨皆不加究詰以致漫無覺察應請嗣後海關所有口岸凡一切倒換照票查驗人數登填簿照蓋印戳放行並進口時稽查諸事責成該委員吏役兼司查辦如有人照不符船貨互異即送地方官審究如失於覺察匪船開入審明係由何處

口岸有委員者即將該員照盤查不實例議處無委員者即將該吏役責革仍酌加枷號治罪如此則稽查更為嚴密於防奸之道實多裨益如關口委員吏役人等藉端刁難需索仍行分別參究

一外洋失事因免其會勘以杜推諉以省羈累也查海洋失事如在內洋尚有某山某河可以指目若在外洋不見河岸本無一定疆界可以指畫惟海舟以六十里為一更計自某處放洋行至被劫處所約有里數若干定為何州縣營汛所轄洋面乃地方泥於定例遇有報失必帶同事主關行鄰封營縣定期會勘以致千里遠商守候羈延苟失物無多寧甘隱忍不報如龔大業內行劫鎮字號豆船無名事主查無報案職此之由且洋面未經勘定則承緝之責尚無所歸輾轉遷延必至盜逸贖消難於捕獲臣等

查江省洋面自某縣前至某縣計有里數若干各營久已繪有定圖應將所繪洋圖再加校正飭發瀕海州縣並送部存案嗣後內洋失事仍照舊例文武帶同事主會勘外如外洋失事聽事主於隨風飄泊進口之處帶同舵水赴所在文武不拘何衙門呈報但向隔別詢明由何處放洋行至被劫處約有里數若干即將該事主開報贖物報明各該管印官員該文武即查照洋圖定為何州縣營汛所轄倘有規避處分互相諉卸指使事主捏報他界者查出即予嚴叅該文武查明洋界一面飛關所轄州縣會營差緝其事主即予釋還無容候勘至於詳報督撫衙門無論內外洋失事總以事主報到三日內詳文馳遞以便據報經行海關各口將稅簿贖單互相較核有貨物相符者即可知盜船於何處進口船主何名其稽查關口之員役如

於文檄未至之先能查出匪船拏獲稟報者并則照例議叙吏役則酌量加賞如奉到文檄能按照單簿據實查出飛移所在地方將盜犯拏獲者並免其盤查不實處分如此則辦理簡捷不致羈累遠商而查拏迅速贓盜亦可無縱漏矣

一租船之禁宜分別定例以清盜源也查例載富民謀利自造商船租與他人及租之者俱各杖一百枷號三個月失察之州縣官罰俸一年此蓋指並未為匪者而言又夾帶違禁貨物例內有船主在籍而船隻出洋有事並責問船主之語其餘別項為匪並無船主作何治罪明文今查各案盜船無不出於租賃除船主知情分贓者應照窩主窩藏例分別治罪外其餘除枷杖之外別無他例可援不足以示儆戒嗣後租船為匪船主即不知情應請亦照夾

帶違禁貨物接濟外洋原保結之人杖一百徒三年例議
以杖徒船隻入官充賞其失察之地方官並請照原例加
倍議處如船主實有事故不能親自出洋別令親屬押駕
出洋者許赴地方官呈明取結將親屬開填入照方許出
洋如未呈明即以頂冒論罪庶謀利之徒不敢輕于租賃
而奸匪亦無從頂冒矣以上數條臣等悉心再三籌核務
期事從切實不尚虛文法歸簡要不滋繁擾而於察緝巡
防之法更加嚴密合將遵 旨籌辦緣由謹會同恭摺
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

查辦豫省上游河道疏乾隆三十年 李 宏

河南總督現管河東總河事臣李宏跪 奏為查過豫省
上游河道泉源及辦理情形事竊臣勘核黃沁上南等廳
工料順赴上游等處查勘奏明在案臣經歷河南陝州復

由孟津渡河而北至濟源懷慶輝縣各府州縣審察河勢源流並歷年水浪大小查得黃河發源星宿自積石以下至陝州之龍門砥柱兩岸崇山高岸河不為患砥柱以東峭壁橫河水從石出名曰三門總而計之寬不過七八十丈關鎖洪流勢甚湍急至孟縣兩岸漸無山岡河面寬闊約計數里北岸之涉縣南岸之榮澤縣始有堤工防衛北有丹沁兩河由涉縣木漂店匯入黃河南有伊洛潞澗四河由鞏縣洛口匯入黃河源遠流長河面亦寬每遇雨多水發亦俱挾沙而行勢甚浩瀚是以南河廳屬之胡家屯楊橋等處溜勢忽來忽去最為緊要迤下各廳河道順軌東流惟因土性鬆虛逢灣掃刷完之臨河工段有限易於修防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同時並漲則大河漫灘兩岸工程節節均須防護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沁洛等河長水一

二大水頭而至寧夏又三次報長水文餘同時並下勢若
建瓴兩岸處處受險者職此之故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先
後長發則大河儘可容納工程易於修防本年夏間伊洛
等水並未長發六月初十日寧夏長水至五尺二寸已在
沁河水發之後維時三門以上陝州城外臨河之萬錦灘
亦長水三尺五寸而下游各廳僅報長水數寸至尺餘不
等道達流微又有三門關鎖是以水勢遽減工程堅固又
其明證此豫省黃河之情形也且伏思黃河來源兩岸山
溝汊港匯歸入黃河之處衆多俱在三門以上若三門以
下沁洛二支伏秋水發實增黃河水勢之二三是上游長
落大小攸關工程平險不可不一體留心以資防衛今查
三門係黃河出入之區鞏縣城北洛口為伊洛潞澗入河
總匯臣已咨明撫臣飭陝州鞏縣各立水誌每年挑汛日

起至霜降日止水勢長落尺寸逐日查明登記據實具報其沁河水勢雖由黃沁同知查報但水誌不得其地長落尺寸恐難定準並令該同知在於木樂店龍王廟前另立水誌按日查報如伏秋汛內各處水勢遇有陡長至二三尺以外該廳州縣即迅速具報並查寧夏之例一并飛報江南總河如此上下開會司河之員咸知長水尺寸日期相機修防於工程有益又查濟清在濟源縣城西北三里濟清廟後泉出涓流不大迺潞河之水由孟縣迤東以達黃河岸高河低有濟無患又大舟河發源於山西高平縣至河內縣之舟谷口築有攔河碎石壩迺大舟河之水使由小舟河歸衛濟運壩下設有九堰分為十九渠石隙洩下之水聽民灌田名曰九道堰乾隆二十四年前河臣張師載曾經奏明於碎石壩下舟河尾閘附近沁河之處歲

築土壩一道攔遏水勢今臣細加察勘碎石壩下十九河渠鎬出分流甚衆並未全由大舟河歸沁下游土壩不能攔遏徒費民力無益於事此後應停其修築每年春夏之時惟將碎石壩培築高厚以防水衝坍卸其壩底洩水較多之堰用草土填塞嚴密並將斗門以下小舟河不時查看遇有淺窄之處隨即疏濬深通務與進水斗門一律俾舟水暢達衛河以收實益臣已飭該管縣丞遵照辦理又輝縣之百泉係衛河之源蘇門山下衆泉湧出匯為巨浸實潞運之要需南流里許建有斗門三座中為官渠專以濟運西為民渠分灌田疇向例重運抵臨清日封閉民渠使泉流盡由官渠入衛五月以後民間插秧需水二日濟運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啟閉六七月間聽民自便立法最善官民並受其利永當遵守章程惟查民渠迤東石壩稍

有坍塌漏水之處將來堵閉民渠泉水未免旁洩不能合入官渠之內臣亦經諭令該管廳汛即將坍塌石照舊修砌堅實不使仍有漏水所有臣查過豫省上游河道泉源及辦理情形繕摺繪圖具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請山西丁糧一體合辦疏乾隆三十年戊子

巡視中城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戈濟謹奏為良法終宜盡行調劑不能無弊敬抒一得仰祈睿鑒事竊臣任

山西道御史於該省事務時加體察竊見丁銀歸入地糧征收一業各省遵循已久該省獨未盡行伏思丁糧合辦在無地有丁者既免追呼之擾即有地有丁者亦省輸納之煩吏胥不能藉編審為奸小民亦不至以勾稽為累其法簡約均平天下稱便何以該省獨有未宜臣謹就其節

次改歸成案推原始末考較得失敬為我

皇上陳之

查丁歸地糧自雍正九年試辦之後至乾隆元年撫臣覺羅石麟奏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八年因鹽臣吉慶條奏議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二十三年因御史姚成烈條奏又議請改歸者五州縣計三次改歸共四十一州縣其餘則或請將丁銀一半及三分之一歸入地糧或請將丁銀統按下下則征收而以餘額歸入地糧或請將無業窮丁盡行刪除而以其應徵銀兩均勻攤入地糧如此所云調劑辦理者又三十七州縣此外二十六州縣則仍丁糧分徵此歷年查辦之大較也夫以天下通行之良法而辦理猶多參差揆諸畫一之道已有未協且其所謂不可歸辦者或以晉省賦額本重加丁則未免過多或以各屬地土瘠薄併徵則慮有逃亡又以為俯從輿論則民情相

安可以經久且以爲間有逃缺而編審既屆可以撥除此
數說者臣皆不能無疑查賦額之重無過江蘇而江蘇則
丁歸地糧地土之薄無過貴州而貴州亦丁糧合辦何獨
異于山西夫有地而稍增其額即憲逃亡若無地而按徵
其丁逃亡不更甚乎此尤其易明者也臣竊求其主於分
辦之說蓋謂晉民多出貿易故不欲寬其丁賦而重地徵
若然則是欲征有力之丁銀因以遍征無力殊失持平之
義況無地之民寬裕者終少拮据者實多觀于乾隆元年
及二十三年查辦案中所稱祁縣壽陽各有無力窮丁三
千七百餘人其他固可概見矣至於待編審爲揆補正前
撫臣所謂調劑之一法而實則弊有不可勝言者何者在
各次辦理之時皆謂輕重適均民無不便及至後次查辦
便已多有逃亡即如二十三年所辦其去乾隆八年僅十

餘年而岢嵐州則逃亡六百三十餘丁五寨縣則逃亡二百五十餘丁苟屬民情所安何以逃亡至是是則所謂俯順輿情可以經久特虛語耳然而州縣動以輿情為請者一由紳衿富戶之畏攤丁賦一由經承里胥之貪存編審也蓋分征而不免逃亡必藉編審為揀補而吏胥經手因緣為奸增新丁則放富陞貧除故丁則移甲換乙百弊業生莫可究詰然則五年編審特為若輩舞文漁利之期而百姓之馱賠包納於未攤補之前者固無論矣臣所謂調劑之終不能無弊者此也夫古今立政固欲順民之情而至於民情所同則又權其輕重大異厯任撫臣固皆從民情之不願增額情同也而輕重大異厯任撫臣固皆從民情起見然而富民之情易達貧民之情難訴且愚以為與其徇有業之欲何若紓無業之氓與其從傭工負販者而接

微其丁何若於資生有藉者而稍益其額與其待逃亡故
絕而始為之揀補何若攤丁歸地而使之不至逃亡且夫
理有可信則事無可疑就三次辦理而論前之所謂難行
者後既多有改歸則知後之所謂難歸者原盡屬可行臣
請 勅下山西撫臣悉心籌辦將從前丁地分征各州
縣一體查核歸併即或地有不齊亦祇就一縣中分等攤
入毋復瞻顧舊案瑣屑參差如此則丁戶不至逃亡吏胥
無由滋弊良法美政歸於大同而無業貧民永沐 皇
仁於無既矣

請酌改垵糧疏乾隆三十年

鄂定長
鄂定長

湖廣總督臣定長湖北巡撫臣鄂定謹 奏為恭請酌改
垵糧以順輿情仰祈 聖鑒事竊照湖北地方素稱水
鄉除鄖陽宜昌施南三府外其餘七府屬之外臨江河內

濱湖港者所在皆是雨水稍多即漫淹田地歲以為常土人視為固然此等水易漫淹之區大率以水鄉漁糧等則例起科即所有上中下三則地畝亦賦甚輕減且每年水漫掛圩土性加肥來年春收必倍況水退涸出後原可相其節氣以次補種中禾晚禾即遲至白露即內涸出亦可補種蕎粟雜糧等物此濱臨江湖州縣之大概形勢也再查水易漫淹之區固因地勢亦有小民貪利與水爭地以致頻年泛溢者臣等到任後接見該守令等細加諮訪以籌調劑之方據漢陽府守令面稟漢川縣河汊坑一區每有水患賑借費繁先據坑民具呈曾有廢堤改糧之議未經舉行等語臣等隨檢查案卷上年前撫臣李因培曾飭司道會同查議嗣經調任未及籌辦臣等與司道再三商議復飭詳悉籌議今據布政司三寶糧儲道李成業武漢

黃德道盧謙據該府縣議詳前來臣等查漢川縣沔沔坑在縣境之西北坑內有沔沔大湖又聯絡倒灣等十三小湖陸地湖地環錯其間南接彭公湖香花三坑東西北三面圍築長堤七千五百餘丈例係官督民修堤外東為松湖北為慈湖西為竹筒支河東北為德安府河入松湖之頂衝西南為漢河由竹筒支河入慈湖之頂衝西北為天門縣三臺湖入慈湖之頂衝先年堤外皆植蘆葦藉以散緩水勢迨後生齒日繁小民趨利逐漸砍除蘆葦壟為麥地一經汎漲水逼堤根兼之坑內南首之彭公等三坑地居高卑積水俱匯入沔沔湖惟堤之西北隅建有閘口以資宣洩而堤之正北一面內湖之水又直抵堤內外衝刷最為受險以致潰漫頻仍在坑內地畝原因勢居窪下料則甚輕農民惟以春收二麥秋種雜糧為務每年春

麥大概有收迨夏汛漲發潰口之時農民多借以捕魚生計本無所害然坑內尚有紅糧三則四地非盡屬水鄉漁糧是以潰決之年照例報災賑卹並借項修堤即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次被水蠲免賑借等項已計費萬有餘金而潰口越時補築自應照官督民修之例第每年竭力修工業民洵屬甚苦是以潰口之後搶築大費周章即無水之年歲修亦復不易蓋緣收麥捕魚既有自然可得之利擇地而處又無飄虛蕩舍之虞迨責以畚插泥土之役自覺格外苛求是以有情願廢堤不築之請查該堤長計七千五百餘丈高僅三四五六尺寬僅二三四五尺形雖綿長而卑薄殊甚向係坑民分上下八總各按地畝出夫分修今欲足資捍衛必須加高培厚但所費甚鉅民修力有不能借帑難以微補况總計坑內每歲共征各則

銀不及一千三百兩米僅八十餘石通盤籌算節年賑貸
浩繁反倍多於額征之數實屬虛糜且在民生既相習水
鄉在國計又歲入無幾不如改糧廢堤以便民生而順水
性查坑內上八總民田以紅糧上中下三則起科者歲征
銀六百十六兩零南米八十一石零又湖地以漁糧上則
起科者歲征銀二百三十七兩零又軍田歲征銀一百六
兩零屯幫銀六十六兩零軍幫銀四十九兩零下八總民
地以紅糧米塘荒地草場等則例起科者歲征銀四十三
兩零南米五石零又民地以漁糧中則起科者歲征銀八
十四兩零以漁糧下則起科者歲征銀六十七兩零今將
上八總民田紅糧三則均改漁糧上則計減免地丁銀九
十九兩零減免南米八十一石零其軍田科則較漁糧上
則從輕俱有隨征幫費銀兩亦將該軍田改為漁糧下則

計減免銀六十兩零所有原徵幫費共銀一百一十五兩零係辦漕必需應照舊征收下八總民地內雖亦有紅糧但係水塘等則例較漁糧從輕以及原係漁糧者悉仍其舊毋庸議改惟內有應征南米五石零今既改為漁糧應同上八總南米八十一石一併減免以符漁糧則例似此改則起徵該垸內盡屬漁糧科則田地無水之年以地為利有水之年即以水為利任水之自然不與之爭地俾免告災請賑之繁其原有堤塍聽其自便亦省修築傳呼之擾雖現請減免銀米共計二百數十兩較之頻年蠲賑所省實多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如蒙 天恩俞允臣等另行飭造減免細冊照例具 題由部臣覆核載入全書永遠遵守臣等面商意見相同謹合詞具 奏並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至此外

沿江臨河有堤垸之州縣亦須調劑者容臣等悉心諮訪
因地制宜從容籌議合併陳明

請除耆租銅獎疏乾隆三十一年

王檢

廣東巡撫臣王檢跪 奏為請除耆租之銅獎以禁刁風
事竊照廣東人民率多聚族而居每族皆建宗祠隨祠置
有祭田名為耆租大戶之田多至數千畝小戶亦有數百
畝不等適年租穀接支輪收除祭祀完糧之外又復變價
生息日積月累竟至數百千萬凡係大族之人資財豐厚
無不倚強凌弱恃衆暴寡如遇勢均力敵之戶恐其不能
取勝則聚族於宗祠之內糾約出門先行定議凡族中門
傷之人厚給耆租以供樂餽因傷身故令其本主入祠分
給耆田以養妻孥如傷斃他姓有肯頂充認抵者亦照因
傷之人入祠給田因而亡命奸徒視此械鬥之風以為年

利之具遇有雀角各據臂爭先連斃多命迨經拿訊而兩
這頂兇各有其人承審之員據供問擬正法正犯又至漏
網奸徒愈無顧忌種種刁惡皆由於嘗租之為厲前經廣
東按察使潘思榘奏請為粵省嘗租仿照宋臣范仲淹義
田之例設立族正族副經管仍飭地方官稽查令其敦本
睦族毋得倚恃爭鬥今奉行多年而該省聚眾械鬥之風
全未悛改臣查檢卷宗前犯之案兇徒多人執持器械更
有烏鎗刀箭各項軍器藐法逞兇莫此為甚且犯案之後
其所舉之族正族副該地方官並未聲明究處臣悉心體
訪蓋緣地方官習尚玩忽其族正族副曾否舉報素不經
心在未經舉報者固自因循錮習即聞或舉報而承充之
人又多係狡詐之徒往往聲謀首禍藉端漁利是以錮弊
日深而刁風愈熾也臣愚以為聚此資財適以濟其兇惡

不如散彼田產可以息其門爭請將所有舊租飭交地方
官查明村莊戶族據實開報除零星小戶田畝無幾者毋
庸查辦外其自百畝以上者傳集族姓公議凡本處城鄉
之祠每年祭祀所需酌留膏田數十畝即於該族擇一安
分之人承充族正經理其事嗣後嚴禁添積其餘所存之
田有近年捐置者仍歸本人收管如係久遠流傳以及遠
年祖息所置即按其合族支派均勻散給仍嚴飭該地方
官督同族戶親自查辦不得假手胥役致滋紛擾俾貧民
有田以資生先徒無財以滋事庶幾地方風俗歸淳厚矣

皇清奏議卷五十七

請嚴私修志書之例疏乾隆三十一年熊學鵬

浙江巡撫臣熊學鵬謹 奏為請嚴私修志書之例以昭信實事竊照志書與史鑑體例雖有不同而皆記事之書將以傳信後世惟是志書中有省志有府志有州縣志大小各別查各省所纂通志俱經進 呈惟府縣志多有地方官私自修輯刊布在好名之地方官名為捐資辦理暗中不無向紳士派費而該地紳士借以行私地方官徇其所囑任意編纂其考核既不切實且或別存愛憎將鄙俚不經之談率行開載將私心偏厚之人謬加贊揚至實應紀載之事轉有遺漏刊布日久以訛傳訛所關於政治人心者甚為重大昨據任滿學政錢維城札稱遂安縣毛一鷺本四明之黨天啟間以附瑞與太監李寔同致周順昌

於死後罹逆案而邑志有傳侈陳其政績又嘉興虞廷陞
抨擊正人薦引邪黨卒罹逆案而嘉興府志有傳不書其
附黨而反稱其忤黨又蕭山縣志載嘉靖間學使陳大綬
貪酷無兩又偏不喜青衿凡士與民訟無不責辱士而獎
借民者一月之內不黜數名秀才則食不下咽是年太史
言天狗食文昌文人多殃故浙場太水而士受學使之辱
按陳大綬為萬厯進士由部曹出督浙江學政清節慈惠
最著蓋在萬厯而志稱嘉靖乃指為貪酷無兩且謂天變
因之是非顛倒即飭州除等因到日查毛一鷺虞廷陞
二人名列逆黨現載在 欽定明史內而邑乘反侈陳
其美實為是非倒置臣已飭地方官刪除至陳大綬一人
臣未能深悉其居官如何果否清節慈惠最著容臣與新
任浙江學臣李宗文另行查考核實辦理但即以毛一鷺

虞廷陸陳大綬三人而論可見府州縣私修志書內之褒貶失實者尚難悉舉臣查督撫學臣藩臬並任各府州縣未嘗不有志書呈送然一省之中數十州縣志書加以各府志書卷帙浩繁不過備存查考其實未能逐篇逐字細心校閱夫事無專責則彼此因循在督撫藩臬辦理地方政務尚多惟學臣專司考核事較簡少其按臨各郡考案發後或在公館或在舟次就近將該處志書與該地方官論辨考核隨時辦理卷帙既不甚多更屬易辦臣請勅下各省學臣於按臨各郡時即將該處舊存府州縣志與該地方官考核所有闕載不實不經之處飭令地方官悉行刪除歲底將刪除條目若干咨明督撫會同奏聞其地方府州縣官有因舊志漫漶欲行改造重修或舊無志書欲行添造者悉令預為詳報仍將所修志書申送

學臣會同督撫核明具 奏俟 旨發回然後准其刊布不許地方官任意私造再纂修志書向係地方官自行捐資辦理更不得藉端派費有累士民如此庶書歸信守而不經失實之語不致貽惑將來矣

密請開墾以裕民食疏 乾隆三十一年 楊應琚

大學士管雲貴總督臣楊應琚跪 奏為密奏請廣為開墾以裕生米之源事竊照滇省山多田少產米有限且在在皆山不通舟楫並無外來之糧可以接濟遇有缺乏即致辦理周章惟有開未盡之地利庶可補民之不敷查滇省水田旱田大率開墾無餘而山麓河濱曠土尚有第勸墾雖有成規邊民獨多畏阻查滇省前於乾隆七年內題准兵部議覆凡山頭地角坡側旱壩可以墾種在三畝以上者照旱田十年起科之例以下則陞科若係砂石硠确

不成片段更易無定或雖成片段不能引水灌溉者永免
陞科至水濱河尾人力可以挑培或田稍成片段在二畝
以上者照水田六年起科之例以下則陞科如不成片段
零星地土不能定其有收者亦准其永免陞科等因在當
年定議原屬從寬惟是山頭地角坡側旱壩究非平原沃
壤可比水濱河尾挑挖成田亦必多費工本其中之成片
段不成片段應陞科與不應陞科雖有一定章程仍須在
人區別此等零星地畝遇報墾時地方官固有分別陞免
之例必須嚴查或吏胥從中需索不免滋累且有司之能
勤民事者親行踏勘細為分別則陞科與不應陞科尚得
公平倘寄耳目於鄉保或即親勘割斷未能允當則民夷
報墾報陞既多周折迨墾後恐難保有收倘無收又恐難
以告免農民未受墾荒之益先貽賠賦之虞此所以畏縮

不前報墾者寥寥無幾臣伏思

皇上念切民依凡有

惠濟蒼生之事雖費百萬帑金尚所不惜今萬里邊氓時在聖心軫念之中此些微山麓水涯地土科糧納賦

本屬無幾可否仰邀

聖恩特降諭旨將滇省水田旱

田仍照舊例陞科外其山頭地角坡側旱壩水濱河尾零星地土聽民開墾不必從中區別概免陞科伊等無所畏難自必踴躍趨事竭力開墾再查乾隆二年四月內奉

上諭雲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號雷鳴民無積蓄一遇荒歉米價騰貴凡係水利有關民食者皆當及時興修不時疏濬總期有備無患須要因地制宜事可謀成斷不應惜費欽此欽遵在案現今凡舊有水利處所地方官非不按時興修其餘有可以開築渠壩引灌田畝之處農民每因無力開修因循未辦如欲請項辦理必須專摺奏請

地方官因事屬零星動闢入

告未免慎重遑回小民

亦因此畏難不敢具呈是以興修水利之處甚少應請嗣後凡有可以開築河渠開墾灌溉農田者如民力不繼聽其具呈地方官親勘明確詳請借項興修統於年底造冊彙題定限三年運項至農民內有開墾之田苦於無力開墾者並造冊彙題俟開墾成田之後亦分作三年還項如此則民有鼓舞之心野無閒曠之土且水利日興後可化瘠為腴生者既衆而民食可足矣臣為邊省產糧不多急宜盡地利以裕民食起見謹恭摺具奏伏乞聖明睿鑒施行

請除派買倉穀之弊疏 乾隆三十一年良鄉

貴州布政司臣良卿謹奏為請除派買倉穀之弊以杜擾累事竊查直省設立常平倉穀春糶秋補接濟民食有

備無患法至善也而定例貴成州縣等官平價採買運倉不許轉派里遞違者定有議處之條乾隆二十九年又經兩江總督尹繼善奏奉 俞允通飭各省嚴行派買復

勒石永禁蓋以州縣採買倉糧一經按田強派未必全照市價給發而書役家人又復從中扣剋百弊叢生閭閻滋擾是以特嚴其禁照省額貯常平倉米八十七萬七千石每年借糶兼行法良意美惟買補運倉之時酌定村莊大小買穀多寡派分里遞交納係原任撫臣張廣泗題明於前復經撫臣圖爾炳阿奏明於後相沿為例在撫臣等具奏之際立言皆以照中睦步皆山不通舟楫民苗背負肩挑多止數斗難供採買不得不向糧戶給價承辦其議近是而擾累之弊由之漸啟臣請申明其故州縣月報米穀價值督撫大吏確核入告以上慰 聖天子念切民依

之意原無不實州縣按照時價採買例不許出此範圍在
小民零星運送飯食脚費均無所出核之市價已有虧折
況黔省地僻山多烟戶時零名曰糧戶實鮮蓋藏自派買
之例一定不同貧富不計遠近不論民苗按田計畝升斗
均攤追呼之擾幾同正賦兼之奸胥按戶派交易啟偏枯
里保領銀轉發難免扣剋此又弊端之莫可窮詰者也上
年天柱縣知縣徐鴻珍借端多買兼且漁利折收曾經叅
革即派買之明證也夫苗性易惑而多貪治此嚴饑重地
務在馴順而鎮靜之奈何以惠民之舉而開擾累之端殊
非仰體我 皇上愛惜民苗寬謐邊疆之至意臣伏思
黔省倚蒙 聖主格外天恩當青黃不接之時許令地
方官詳請出借食穀接濟貧民秋成交納還倉無論年歲
豐歉一照廣東福建之例概免加息 曠典昭垂民苗均

需補助倉程亦免陳積原無需乎平糶之舉應請嗣後黔
省倉穀每年分別歲收之豐歉酌定出借之多寡不必拘
泥存七之數按時借給秋收還倉倘有征收不前及冒濫
滋弊者分別叅追仍責成該道府不時查察如該處市有
餘米不准輕易詳糶如果市值較秋收貴至三成以上地
方情形必須糶濟酌照該處可能採買之數詳明出糶秋
成自行平價買補一切派發里遞承辦之令永行禁革如
此則出借寬裕民有餘粟而市價自平糶易既少而補倉
較易派買永除雖有不肖官吏亦無以藉端滋擾臣抵任
黔藩已逾半載體訪輿情深知疾苦似應酌籌變通以清
因循銅獎謹敢惶切敷陳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聖鑒

陳畿輔河道疏乾隆三十二年

陳宏謀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陳宏謀謹 奏為遵 旨陳

明事畿輔地方南北兩運河及西南諸淀泊千流萬派之水均於天津歸海最關運道民生屢蒙 皇上大發帑

金築堤濬河多方修防又 特遣大臣會同督臣查勘

設法經理年來運道通利民獲寧居我 皇上治益求

治安愈求安猶復 親臨河近巡視海口務求善後之

良圖以收經久之實效 臣昔任天津巡道曾司河務謹就

見聞所及叙述畧節是否可採仰祈 睿鑒

一道運一河原就高地開挖載水北流以資輓運所以河身較高而城鎮田廬皆處其下且河流灣曲易致頂衝全仗兩堤夾束危險堪虞乾隆元年河臣顧琮條奏築月堤放淤奉 旨俞允始而人情驚駭畏難不行迨乾隆三

年遵議將舊有月堤加幫堅厚試行數處業經淤平自此三四年接續放淤成功者約三十餘處極險之工均已

考工記
淤為平地計全河兩岸之堤可以放淤者尚有七八十處
似宜接續辦理舊有月堤者可以加幫放淤舊無月堤者
新築月堤亦可放淤放淤一段即可保一段之平穩其放
淤祇須將月堤加築堅實預備料物人夫於河水漲滿時
將其形勢入渾出清操縱在我並不涉險不出旬日即可
淤平淤平之後永無築堤之費搶護之勞矣

一放淤成功之後河岸有坑缺滲漏之處皆已填滿堅實
窄堤變為寬岸河水亦少衝射亟須於堤之沿邊離河甚
遠之處加築小堤約高寬三四尺即作遙堤運河水出槽
岸寬水緩泥沉於岸水仍歸河不至成險此外凡河岸本
屬寬厚不必放淤者亦於堤之沿邊離河甚遠之處加築
小堤與淤平之堤相接不令稍留空缺則全河之堤岸既
寬復有綿亘遙堤以為外衛縱河水異漲出槽水勢平緩

及堤而止亦不至於衝決矣

一運河河身原不寬廣每遇汛期河水出槽盈堤拍岸難於防堵雍正年間怡賢親王大學士臣朱軾奉

旨興

修水利於滄州之捷地汛青縣之興濟汛挖減河二道洩水東流建有石閘崙為減運河之異漲保固隄岸自此以後運河免於潰決在運河已受減河之益而兩減河屢有潰決總緣減河河岸甚窄兩堤夾束堤係土所築未用夯礮自閘至海百有餘里其水雖云歸海而近海之區層層窪泊河水至此四散積淤不能一直歸海該管官以為水已入海而其實離海尚遠現有積淤形迹查歸海水口在於岐口距此尚有十餘里宜將近海窪泊逐一挑濬通聯俾減河之水直達岐口入海庶不至於壅積至於河身淺窄隄岸單薄若挑濬兩河幫築四堤須費十餘萬金查兩

減河左近歷條窪下荒鹹之地即未開減河以前田地常
在水中今費十餘萬帑金以保此不毛之地得不償失國
計民生兩無裨益惟請將挽地減河之北堤興濟減河之
南堤擇其地最窪下者開壩築堰將渾水引於荒鹹坑窪
之地既已分洩減河洶湧之勢又可將不毛之地受淤積
肥一俟運河水落歸槽不須分減之時即下板閉閘斷流
減河之水可以及早消落計期不過八月中涸出之地正
可種麥不至如向日徒受清水之浸泡而無益於種植所
謂棄地於水實則藉水以肥地現有低窪之彭淀窪等處
連年河溢受淤已成膏腴其明驗也難者或謂渾水雖有
益於鹹地不免淹及村莊且昔年住宿此地見一帶村莊
未受水淹其村莊皆坐落於高阜之地雖驟長盈尺之水
不至淹及民居況今入海之尾閘既已挑通數日之間清

水歸海消落甚速並無傷於屋舍也如此則兩減河不須
挑河築堤附近村民既無減河之害兼受減河之利運河
之水仍可分洩矣

一運河之東如吳橋東光南皮鹽山滄州等六州縣之積
水西則阻於河堤東則阻於老黃河之高岸舊有王莽河
沙河漫河皆已淤成平地以致此六州縣水無去路靈雨
數日即受災傷乾隆五年前督臣孫嘉淦從吳橋縣境內
起新開宣惠河自西南而東北由滄州之石碑河以達於
海此為運河東岸地方洩水之經流繼因石碑一河已受
衆水之歸懼難並納宣惠河之水改由鹽山之燕子窪經
劉公渠東趨於海豐縣境內之老黃河歸海今聞中間有
南皮境內之金沙岡土埂地勢漸高宣惠河之水至此不
能東下常至漫溢地方不受宣惠河之利翻受宣惠河之

害皆由河未通流不能直達於海之故為今之計可否由
石碕河直起東北將中間窪泊疏濬通聯直歸於岐口入
海或將金沙岡土堦大加挑挖成河東起於海豐縣之黃
河歸海何者為宜必須通體相度逐段測量擇其通順者
動帑挑濬務成寬深之河凡附近溝窪積水聽民開溝引
入此河則六州縣數百里之積水皆有宣洩不致前功盡
棄矣所挑之河務須自首至尾漸次寬深以成迅流東趨
之勢此等平地洩水之河祇宜展寬挑深不宜築堤轉貽
潰決之患

一運河西岸窪泊相聯總名曰淀池京南十餘縣之水匯
集於此加之北運河自北而來南運河自南而至均於天
津會流入海夏秋汎發海口一時宣洩不及仗有此淀稍
為停滯以次歸海不致為患是為畿輔蓄水之大水櫃有

開直省水利不小祇因永定河子牙河係渾水均穿淀歸
海渾水入淀即淤以致淀池處處淤填不能如舊時之寬
廣限不能展之使寬不宜再淤使漸淺窄查子牙一河上
永清沈滌陽二河之水獻縣以上原無堤岸可以聽其游
衍自獻縣以下築堤捍衛幸兩堤離河最遠河岸寬闊河
岸受淤水落歸槽不甚渾濁而入淀日久尾閘王家口亦
已受淤向有支河三道近已淤墊二道僅存一道將有尾
閘阻塞之患是以乾隆三年由上游之楊家莊另開支河
引渾水由蔡家莊東北而行經閘留二莊水口而入金家
等窪層層受淤窪地復淤肥之利清水達于老軍泊自老
軍泊而下之金里河所懸窪泊現有河形將來遞層淤積
正可次第挑河直抵天津之板橋同北運河以入海老軍
泊以下既成另河老軍泊上游如交河青縣等屬舊河之

積水向苦無處宣洩就勢疏通可由老軍泊獨流當城北
趨歸海於隔別清渾之中兼收疏濬積水之益其子牙正
河入淀之王家口去臺頭之清水河約十里向為三家淀
之淤嘴莊頭之淤嘴埂阻今將兩淤嘴挖去取直挑河直
接臺頭之清河另有去路縱有渾水浸入然新河清水多
而渾水少清水強而渾水弱正可以清刷渾不至淤及淤
淀如此則子牙正河支河皆可免於淤淀矣至於永定一
河自蘆溝橋而下中間並無窪泊停蓄以堅厚之兩堤束
浩瀾之渾流直趨於淀始從柳入口入淀而勝芳一淀淤
成平地繼由王廣院入淀而三角淀又已淤平乾隆三年
因各處皆已淤高惟沙家淀最窪遂由鄭家樓范甕口穿
堤而過漫衍於沙家淀仍由魚壩口歸淀均此淀也不淤
於彼則淤於此多淤一尺即少一尺容水之地年來幸無

河決之患從池淤塞似非經久之計但永定河身綿長
氣魄甚大水更渾濁作何分別清渾入海不致淤淀之處
臣向未經營未嘗籌及不敢妄議以上情形皆臣當年往
來親歷等及但距今多年連年修治或有今昔不同之處
恭遇 聖駕親臨河淀十載一時迎還 睿裁指示
交督臣方觀承詳勘興修河防水利永資利賴

請停秋審提犯疏乾隆三十三年 阿思哈

河南巡撫臣阿思哈謹 奏為請停秋審提犯之例以崇
實政仰祈 睿裁事竊照新設監候重犯每年例應秋
審提犯至省督撫會同司道等官當堂鞠訊分別情實緩
決可矜三項會疏具 題復經九卿科道將各省招冊細
加察審覆奏請 旨定奪原例必秋審三次仍擬緩決
始免解勘迨乾隆二十五年福建臬司史奕昂條奏減去

一次定為秋審二次後免解 國家欽恤民命典至重也
且應任各省屢預秋錄見應審各犯到案別無可吐之供
一再詰問惟有俯首認罪從無翻異即朔之歷來各省秋
審端窺平反之事本不常有其情實緩決可矜三項則督
撫與臬司未審之前察核案情往復詳議早經商定尤不
待臨審始決是秋審一事直為犯人過堂之地不特公事
毫無實際抑且長途遞解頗有不虞伏查川豫相隔省城
往返遠近不一往返一二十里每當秋審屆期解犯絡繹
道路雖有兵役押護鎖鑰緊嚴而水陸舟車孤村野店難
保其不乘間脫逃更有強悍之徒自知必死罪無可加逞
其桀驁之氣凌蹙路人搶奪食物均所時有而沿途州縣
乏起護解尤屬紛繁每犯一名須役二名兵二名前起方
去後起又來如兵役無多差使頻仍之處不得不催倩代

替或致疎虞恐亦不免且思斬絞重犯由州縣府司而至
巡撫層層究審若非情真罪當安敢輕率具題迨奉

旨監候之後該犯服辜待斃無所希冀是以連次秋審率
不能自解一詞且愚以為與其率循故套審犯而無所異
同不若細心推求審招而得其權量即如刑部皆係據招
察定何嘗取問犯供而在外秋審亦並不據有犯供始行
定擬請將直省秋審停其提犯每年止令各該州縣將犯
由造具招冊由府司逐一加勘分定情實緩決可矜三項
申送督撫其在省之道府廳縣亦各發一冊先行細核屆
期會集公所照依京師 朝審之例用書吏一名在旁將
招冊逐案唱讀與審各官虛衷體察如有意見隨時講論
俟衆議僉同始行判定情實緩決可矜三項歸于至當不
易然後繕本具 題以副 皇上明罰勅法之 聖

臣如此辦理較之提犯到案並無裨益者似為愈昭慎重且免長途疎擾之患而於循名責實之道庶幾相副矣

請建太學壁池疏 乾隆三十三年

曹學閔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曹學閔謹 奏為請增建太學壁池以重典制事臣竊聞三代所尚者學也而辟廡之制莫著於詩禮詩曰錫京辟廡又曰於樂辟廡又曰思樂泮水王制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頤宮臣謹按白虎通云頤宮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辟者壁也圍以法天外圍內方明德當國行當方此其義其制也欽惟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總制作之成 園丘 方澤並則古昔以備制度明天察地曠世未覩而辟廡之制尚仍前代之舊闕然未舉意者有待於 聖人次第舉行乃臻大備乎且今直省府州縣衛所在學宮並有泮池而國學獨

無園橋之制非所以答四方觀聽也臣愚以為方今天德武功告成於學未有倫比 皇上敷率臨廡之禮而有詔重修 先師孔子之廟甚盛典也宜以此時勅下禮部詳考辟廋園水之制以厭示學宮明垂萬世不誠懿懋隆茂之宏規也哉

請設新疆學校疏乾隆三十四年

溫福
富福

伊犁將軍臣溫福辦事大臣臣永宣謹奏為新疆人文日盛請設學校以廣 皇仁以興教化事竊照烏魯木齊一帶地方仰賴 聖主德威遠播西域蕩平自乾隆二十三年駐兵屯田二十六年招來內地戶民前來屯墾二十九年遷移安西眷兵永遠駐防迄今已有種地民人四千二百餘戶携眷兵丁三千六百餘戶生齒日漸繁盛而兵丁子弟內資性聰慧堪以造就者甚多臣等於乾隆

三十二年 奏請在烏魯木齊特訥格爾昌吉等三城各設義學一所選擇師長教誨今學習騎射技藝在業自設義學以來兵民俱各踴躍今子弟入學讀書而延選教誨之人亦各盡心訓迪近日頗有成效現在讀書文童能文者固多而兼習騎射之武童人材弓馬可觀者亦復不乏查從前安西裁改廳衛設立官學業內經軍機大臣議准敦煌等三縣各設訓導一員各建文廟一所每縣歲科兩試准其進取文生四名歲試各准取武生四名在案今查烏魯木齊即迪化城設有同知一員所屬之特訥格爾即阜康城設有縣丞一員呂吉即寧遠城設有通判一員所屬之呼圖壁即景化城設有巡檢一員亦隸安西道所轄從前議設同知通判之初其設學取進文武諸生併應建文廟等事原應與安西府敦煌等縣一律辦理因其時

未安民戶而卷兵亦未遑徙來屯是以未經議及現今兵民增至七八十戶當此人文漸盛之際似應照依安西敦煌等縣畫一辦理請於迪化寧邊二廳每廳照敦煌等縣之例歲科兩試各取進又生四名歲試取進武生四名暫令兩廳管束俟取進諸生每廳約有百名之後另行請

旨設立訓導至於庫增各額敦煌等學係由衛學改設是以各設二缺以次幫補今兩廳係初設之學應俟生員考滿二十名然後照西安之例幫補出貢再查敦煌等縣相距肅州甚近是以各童赴肅州考棚聽候學臣考試今烏魯木齊距肅州往返六十餘里途路遙遠諸童赴試資斧維艱應請將迪化寧邊二廳諸童酌仿臺灣之例由廳道錄送臣等衙門考試未公取進將取進童生名次及前列生員試卷咨送陝甘學臣彙入歲科冊卷達部設遇不

龍足額即遵照定例宣缺毋濫如蒙 聖恩俞允每廳
各建文廟一所於本年秋成後乘兵丁閒暇之時臣等選
擇地基酌派兵丁照依修建先農壇之例量給口糧興工
修建每歲祭祀銀兩亦照敦煌等縣之例一體開銷在於
本處備用銀內動支如此則新疆兵民子弟皆知上進有
階攻讀者益加奮志矟射者更求嫻熟於地方似不無裨
益也

皇清奏議卷五十七

皇清奏議卷五十八

陳保甲簡要之法疏乾隆三十四年歐陽永琦

廣東布政使臣歐陽永琦跪 奏為敬陳保甲簡要之法

仰祈 睿鑒事竊惟立法必歸於實行法務得其要伏

查乾隆二十二年欽奉 諭旨令將保甲如何設法編

查及考覈責成之處著將撫各就地方情形詳悉定議經

部彙核覆准通行遵照在案自定議以來各省有司非不

循例奉行乃閭閻之間仍屬奸良莫辨即近日匪案之發

覺由於保甲之舉首者甚少臣細加體察似行之尚未得

其要領蓋保甲之設原所以稽察莠民並非欲以水縛良

民如陝省巨匪馬得鰲之黨羽均係犯案之積賊臺匪黃

教亦曾經犯罪福建之漳浦古田廣東之新興匪案各犯

及凡犯私鑄私宰窩盜窩匪等案總屬游蕩無業之徒至

於四民之安分自守者原不必時加查點乃現今川縣辦理保甲惟知籠統編查不分良莠以致稽查不專且保正甲長畏與無賴為讐不敢舉首則雖日事編查終屬有名無實且愚以為應請飭令各州縣將境內遺配安插之軍流徙犯及本邑為匪曾經枷杖之犯彙冊分駐嚴密稽查再訪不務生業游手好閑行踪詭秘之莠民陸續登記入冊地方官耳目最近聞見易周若隨時隨地遍加查察不難得其確實仍按照住址開單分發該處保正甲長收執出必稽其所往歸必根其所自一有為匪形跡許即密稟州縣訪察得實密差拿究審實之後明立檔案倘異日挾讐報害自可查案伸雪則保正甲長不致畏累諱匿而舉首之法可行矣至該管道府因公巡歷所至吊冊考核並留存交代接續查辦奸匪自聞風斂跡其守分安業之良

民於既編戶口之後止於年終將增減遷徙添註如此酌
歸簡要則保正甲長之心力既尚青成更切地方官若不
切實奉行以致匪類乘機竊發即臨事查拿已屬功不掩
過如毫無覺察又不能刻期就獲按照犯案輕重分別參
處治罪以昭炯戒似於保甲之法可收實效矣

請挑濬東省河渠疏乾隆三十五年 富明安

山東巡撫臣富明安謹 奏為奏明挑濬河渠以弭水患
事竊照地利農田皆闢民生本計理宜加意講求隨時修
舉以冀仰副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且於去冬查勘
運河之使見嘉祥縣之趙王河滄臺河蔡河鄒縣之白馬
河俱逐段淤淺各河皆闕運道民田隨經飭令各該縣挑
立標誌勸民逐加挑挖據報完工委驗如式又查濟南府
屬之章邱鄒平長山新城等縣青州府屬之高苑博興樂

安等三縣向有水患。自於上年九月內巡查所至。留心體察。因章邱等七縣六百餘里中。有小清河一道。為各山泉衆湖泊之匯歸。該河一幹兩支。久經淤塞。歷任撫臣屢飭籌辦。河身橫跨數縣。分隸兩府。動多掣肘。未及舉行。臣於十一月間。飭委候補知縣陳鶴等。會同各地方官。逐加履勘。緣小清河自章邱長白山發源。起東至新城高苑兩縣交界。分北條為支脈溝。又東至博興縣。分南條為預備河。其中條則仍為小清河。河溝俱分宣入樂安之淄河。歸海今中條之小清河。消納七縣小河湖泊之水中。多灘嘴淤腹阻滯。河流其北條之支脈溝。分小清上流水勢。而尾閘八十餘里。淤塞不通。下壅必至。上潰七縣民地。在在堪虞。其南條之預備河。防小清下截。頂衝于康熙年間開而未成。有名無實。後雖于乾隆五年。在預備河之南。接扒福民

河而地勢高亢年久漸淤不能分洩以致湖泊諸水散漫東趨樂安之草橋八窪一帶糧田數十餘頃常被水淹或已經豁免或僅收蒲葦之利此兩府七縣之受病情形也欲弭七縣之患應從下游之樂安始自現擬於樂境之小清河挑挖灘嘴淤腹培高堤堰以防泛溢並將預備河舊形五十四里及支脈溝之對門圈左右八十餘里大加挑挖務使一幹兩支建瓴而下分洩入溜河歸海仍飭上游各縣將支脈溝及小清河上截一體挑通淤淺不特博興之夾河樂安之八窪等處數千頃可腹膏腴即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等縣附近湖泊之地洩出必多與民生大有裨益各縣民居咸知利病切己俱願出力興挑無須動帑但樂安工程較大應令上游各縣幫辦庶幾衆擎易舉臣與藩司尹嘉銓商酌轉飭各縣體詢輿情實俱踴躍請

於春融即興工辦理再各地方官俱有刑錢職守恐未能專司其事查有原任澤縣知縣許承蒼原任益都縣知縣趙三槐均緣事革職交代已清例應回籍臣查該二員在東年久年力俱壯歷辦水利工程向有成效因委令協同候補知縣陳鵠查勘各河道俱有條理合無仰懇聖恩俯准將許承蒼趙三槐留於東省令其自備資斧幫同各地方官辦理小清河支幹各河事務俾贖前愆如果實心出力容臣於事竣另行奏聞請旨理合一併陳明臣謹恭摺具奏

陳社倉事宜疏乾隆三十五年

李湖

謹理江蘇巡撫臣李湖謹奏為奏明查辦社倉事宜斟酌調劑以杜流弊而收實效事竊照社倉分貯各鄉收掌出納青之社長春借秋運接濟民用於農民裨益最切江

蘇省社倉自乾隆二十四年經撫臣陳宏謀徹底清查防
其流弊酌定成規五條具摺陳奏奉到 硃批覽奏俱

悉實力妥為之欽此 臣欽遵轉行各屬遵照辦理在案 臣
於本年五月內到蘇州蒞司之任即經查核蘇州松江常
州鎮江太倉五廳州屬各社倉應貯之額雖有二十六萬
九千餘石從嚴核實清查內中存價未買者有六萬數千
石社長侵虧者六百餘石歷年出借在民者十六萬三千
餘石稽其實存在倉僅四萬餘石 臣於秋成之前嚴飭府
州督率州縣逐社清查應著追者嚴追應買補者買補應
徵還者徵還復責成巡道嚴行督催稽查務令悉歸實儲
臣奉 命設理巡撫印務查核江寧藩司所轄江寧淮
安揚州徐州海州通州六府縣屬社倉積貯額共一十萬
六千九百餘石折價未買者五千六百餘石社長侵虧者

四百四十餘石歷年出借未還者一萬三千八百餘石稽其實存在倉亦止六萬八百餘石臣一體嚴飭府州縣乘此秋收之後上緊買補徵還並嚴追社長侵虧之項近據八府三州陸續具報現俱實力催還買補按額實儲應於歲底委員盤查以驗其虧短外臣合計江蘇通省額共社穀三十七萬六千餘石果能處處皆歸實儲春秋斂散以有億萬貧農受益原非淺鮮乃臣於察核各屬社倉虧短情形深悉社倉之裨益固多而辦理社倉之流弊正復不少因為之推求其故自前撫臣二十四年奏定成規後奉行之初原屬無弊無如江蘇民情巧偽事熟弊生而地方有司又視社倉為無關考成漠不經意行之日久胥役鄉保與社正副聯為一氣就除弊之科條轉而為滋弊之塗境即如黟克社長原定成規以十年更換嗣經條奏改為

三十一條前撫臣沐宏謀因社長不無賠累請改為一年一次輪當其意原為社長久充致成虧欠之弊詎近日社長視同傳舍寅接卯替彼此故避虛交互相蒙蔽遂至春借秋還皆成虛套且一社之中公正堪充社長者不可多得一年一換需人過多惟憑鄉保舉報按戶輪當遂多任非其人弊難枚舉更查社倉穀石原定規條需耑責社長收掌出納不令地方官司其出入蓋恐官吏經手易啟挪掩之弊且一經官管便與常平倉無異即失社倉本意但春借秋還地方官竟不稽查比追社長徇情濫借與土棍強借不償之弊勢所必至臣就前撫臣陳宏謀原奏定五條內與現在江蘇省社倉實在情形悉心體察現在行之無弊應仍其舊者三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其有應酌量更改者二條有應增添者一條謹就現在社倉情形斟酌

勅調劑恭陳 聖鑒

「社長年限宜酌更也社長一年一換歲歲需人不得不責之鄉保開報恐其所舉非盡端謹成實之人濫借侵漁既不能免即有一二小心謹飭者又或慎守管鑰顆粒不放冀迨一年期滿交卸脫累亦屬無裨農民應請嗣後選充社長永不許著落鄉保舉報務令該州縣在本社各村莊內照例于不應試之殷實監生遠訪舉充司事三年出納公平社穀無弊詳報道府給匾獎勵再令接管三年如能始終如一據實通詳將該社長舉充鄉飲以示優眷六年期滿另選充補設或辦理不善即行隨時更換不必定以三年倘本社各村實無不應試之監生即舉誠實鄉民充當亦不必拘泥成例

一州縣稽查之法宜更重其責成也社倉定例社長端司

出納官役不得掣肘但春借之期官不為之稽查核實則
柔儒社長土棍鄉保胥役皆得硬借重借秋斂之期官不
為之查比欠戶皆得拖延應請凡遇春借之期社長將應
在本社借穀之戶取具押領同正副簿稟送州縣核准示
期開倉出借該州縣接到稟報按照村莊門牌核明應借
之戶填入正副簿內其不應借者不准入簿借給即於次
日定期出示赴領至期分委佐雜或教職一員親赴看散
散畢封倉如開倉出借時有強硬之刁民該委員即帶交
印官究處至秋成後應行還穀時社長稟明州縣示期開
倉收納若按期交納全完州縣或親赴驗明封倉或委佐
雜教職赴驗封倉倘十月內不能全完社長將簿內欠戶
標明稟送州縣差傳欠戶比追是收掌出納仍責之社長
也地方官嚴其查核則強借拖欠之弊可除其州縣交代

驗報及歲底奏報一事宜仍照原定規條辦理

一苦累社長事宜嚴行禁革也近日江蘇各屬凡係鄉曲謹愿之人無不畏避社長一役蓋緣經管出納不惟憲招鄉里尤怨與頑戶之抗欠賠墊其最為苦累交代盤查按月按季冊報摺報等事地方官以社穀掌于社長每遇造冊結之事總惟社長是問奔走城鄉致多浮費加以胥役之收詰差使之傳催一充社長使無休息此等弊累亟應嚴行禁革查社倉穀石每社俱定有正副簿籍出借時按戶登明有無存穀數目一目了然及至秋成收還亦復登簿一存州縣一存社長一社之數目燦然可稽即通縣之數目較若列眉不但州縣造報月摺季冊可按籍而稽即遇交代盤查冊結亦無難按簿查辦嗣後社長除春借秋還赴官稟報及遇盤查到倉開驗外如仍有以造冊出結

等事苦累社長者或經告發或被訪出官則嚴參胥役立拿重處則社長之重累盡除而責任亦專矣以上各事宜臣因現在清查社會悉其流弊設法剔除冀使惠民之實政得垂永久不致因弊而廢法謹繕摺具 奏

沐捕蝗事宜疏乾隆三十五年

寶光鼎

副都御史臣寶光鼎謹 奏為據實陳議仰祈 睿鑒

事臣伏查乾隆二十五年前督臣方觀承有見於通州等處捕蝗之失飭司道議設護田夫欲使官民兩便旗民一體意識善也而其立法有斷不可行者有可行而未能行者臣謹條析陳之其議曰三家出夫一名十名設一夫頭百夫立一牌頭每年二月為始七月底止今各村按日輪流巡查臣謹按冊計之大興宛平二縣共應出夫七千五百名此數千人者果盡力巡查且歷半年之久勢將荒

廢本業不知衣食於何取給今各州縣捕蝗約用人夫二三千不等少者五六日多者十餘日酌給錢米民人猶以為艱若每縣之中令數千人枵腹原野積以半歲且知其必不能矣且田各有主耕作之餘查察自便舍種植之戶而責之他人勞且無益若海濱河淀澗遠之區而與尋常村莊類設入恐推諉誤事此其不可一也又其議曰設田夫免其門差牌頭並免大差臣竊考之旗莊本無地方雜差可免民人又不能盡免冊造護田此夫也輪派雜差亦此夫也免差既屬空言巡查寧有實力而簿書查造胥吏或因緣為利此其不可二也且其議三家出夫一名計百戶之村出夫三十名五十戶之村止出夫十餘名以之巡查則病其多以之撲捕又病其少若撥一千名必令數十村逮者不能即至而本村近處反有餘人例派不及臣每

遇飛蝗停落目擊心惕諭令就近加撥夫始漸集若依三家為例則可捕之時人夫無幾比數十里裹糧而至而蝗之遠颺已過半矣此其不可三也且其議曰民勞病遠撥也又曰官費憲肯徂也其名曰護田欲不傷田禾也今依其例出夫則近村之夫只有此數近者不足用必濟之以遠而民之勞如故遠者不及待必出於責徭而官之費依然且遠來當差人常不肯盡力而為遠地代捕又不甚惜田禾極力飭集時猶不免是以旗民均以為病不願捕蝗此其不可四也至其議曰旗民一體設立護田夫查則輪查撥則均撥誠有合同井守望之義矣但其法既不可行而所謂護田夫者空名而已平日既不能輪查臨時又安能均撥且司道原議曰旗人不統於地方官恐呼應不靈奏明通行庶知凜遵是旗莊之難齊前司道早議及之矣

而前督臣未經具奏者不能自信故也姑允衆請嘗試之云耳既而知其果不可行而猶以其名而存之者以護田之說臨時便于派撥也願飛蝗停落之時愚民無識率以喊逐為易撲捕為難亦不獨旗佃為然而民人可以法繩旗佃難於強使况旗莊主人未嘗與知其議既無由申明約束而地方官向莊頭取夫每稱借用出不出皆可自由其不盡一無怪也此臣所謂可行而未能行者也臣以捕蝗察知利病竊以為去其法之煩擾而獨取旗民一體捕蝗一節并申明就近村莊多集人夫著為功令則有護田之利而無其害此臣前奏本意也業蒙聖旨俞允則其未能行者今已行矣而督臣乃舉二十五年之議以為定例則臣所謂四不可行者誠恐嗣後復舉以為例而奉行將滋貽誤臣不揣愚昧謹就二十五年原議酌歸簡

易並將查捕所見情形酌為捕蝗事宜數條附列於後
一捕蝗人夫不必預設名數致滋煩擾但查清保甲冊造
村莊戶口臨時按照酌撥應用旗莊則理事同知查造清
冊交州縣存查

一捕蝗必用本村近地之人方得實用嗣後凡本村及毗
連村莊在五里以內者比戶出夫計口多寡不拘名數止
酌留守望餽餉之人而已五里之外每戶酌出夫一名十
里之外兩戶酌出夫一名十五里之外仍照舊例三戶出
夫一名均調輪替如村莊稠密之地則五里以外皆可少
撥如村莊稀少則二十里內外亦可用若城市閑人無
戶名可指者地方官臨時酌僱添用

一牌頭每縣不過數十名因而增之大村酌設二三四名
不等中村酌設一名小村則二三村酌設一名免其雜差

伴領率查捕人夫

一各村田野令鄉地牌頭勸率各田戶自行巡查若海濱河淀濶遠之地則令各州縣自行酌設護田夫數名肅司巡查向來以米易蝗子之例若蝗子一升給米三升則搜創自力

一凡蝗蝻生發鄉地一面報官牌頭即率本村居人齊集撲捕如本村人不敷用即糾集附近毗連村莊居人協捕如能即時撲滅地方官驗明酌加賞賚如扶同隱匿一經查出即將田戶與牌頭鄉地一併治罪如近村人夫仍不敷用地方官酌撥漸遠村莊輪替協捕如蟲孽散布連延數村則各村之人在本村撲捕各於附近村莊撥夫協濟以次及遠仍照例會同營汛兵丁督以幹員妥役則捕滅迅速而田禾亦不致損傷

一外村調撥之夫仍照舊例每名日給米一倉升或大錢十五文其奮勇出力者酌加優賞如調遠之地須調撥遠夫者加給米錢一倍

一捕蝗器具莫善於條拍其制以皮編直條為之或以麻繩代皮亦可求省人謂之掛打子最為應手順天各屬向無此物宜飭發式樣使預製于平日以便應用其次則舊鞋底各屬多用之然常不齊全宜預行通飭若仍有以木棍小枝等物塞責者即將鄉地牌頭一併究處

一蝻子利用開溝圍逼加土掩埋蝗翅初出未能飛亦可圍捕至長成之後則宜橫排人夫尾隨追捕若乘黎明露濡殲除尤易若在禾稼之地則宜隨壠趕捕不得合圍喊逼致令驚起且易損田禾

一收買飛蝗之法向例皆用之總緣為合之家非得錢不

肯出力耳其實概拾收貯給價往返掩埋皆費工夫故用夫多而收效較遲惟施之老幼婦女及搜捕零星之時則善矣若本村近隣力能護田以精壯之人持應手之器當蝗勢厚集直前追捕較之收買一人可以當數人之用故用夫少而成功多且蝗爛地面長發苗麥甚于糞壤也

請濬漳段港老河疏乾隆三十六年 裴宗錫

安徽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請濬省城通江之河道以衛漕運以濟民生仰祈 聖訓事竊照安徽省城濱臨大江為吳楚出入之門戶沿江均屬高阜難以艤舟惟西門外舊有漳段港河一道土名老河上通潯山太湖望江三縣下達大江實漕艘商船往來停泊之要區並該三縣衆流出納之總匯後因江潮倒灌山水漲發遂致港口流沙淤積日久漸成平陸前撫臣張楷任內曾於上游另開

新河一道奈地高水急重載逆流而上仍難進口凡有往來船隻不得不在江邊灣泊設遇暴風猝起四面均無捍蔽波濤衝擊每有覆溺之虞是以安慶雖為上江省會平時商賈船隻因畏江岸難泊往往過而不留每年漕船兌糧後沿江灣泊亦多不便今若將老河開濬深通不但本省及江廣漕船均有避風接泊之所客商過往重船亦有內河收纜可望百貨聚集民業有資且潛山太湖望江三縣田疇旱則引江湖以資灌溉澇則洩山水以防泛溢更於農田有益從前厯任撫臣屢經議欲興舉祇因公費無出未得辦理臣往察勘緣老河故道東西遙邇有六百一十餘丈新河在其上游南北僅長一百零數丈較諸老河不及十分之二河身既短地勢復高水溜湍急自不若老河之身長水緩得以從容進口安穩泊船也臣再三相度

應將新築壩堵閉使漳葭港全河之水仍歸老河故道庶
往來重船易於進口停泊現在委員勘估挑濬并築壩一
道共約需銀二萬兩且憲河流淤積每年必須有歲修經
費庶可長遠深通一勞永逸伏查安省捐修城工項下尚
有存剩銀四萬七千九百兩零經前撫臣託庸奏明留為
本省修城之用今通省城工告竣為時未久即偶有坍塌
俱經地方官隨時修整所存城工銀兩現無需用之處似
可暫為通融臣仰懇 皇上天恩即於城工存剩項內
借動銀二萬兩為挑濬漳葭港河之用如蒙 俞允即
於三月內動工興挑倘彼時江湖漲發不能即辦一面預
備工料俟秋後水落即行挑築工竣核實奏 聞再查

乾隆三十四年大學士臣尹繼善於停止營運生息案內
奏明各省如堤岸橋梁歲修等項雖亦係領本滋生款項

而以該地營運之銀即為該地公事之用原與收取息銀
賞卹兵丁者不同嗣後改為籌備某事公用字樣通行遵
照在案所有城工存剩銀四萬七千九百兩零內除借動
二萬兩仍存銀二萬七千兩且請將此項銀兩分給安慶
徽州寧國三府殷實與商營運約以一分起息計每年可
得息銀三千二百餘兩約以十年為率掣回原本以息銀
二萬兩歸還原借款項其餘息銀除歲修使用外餘銀仍
給與商營運取息以作歲修經費即為籌備濟河公用字
樣以待定例如此設法籌辦則此河永無淤墊而糧艘商
民均沾利濟夫以修城之餘資籌濟河之經費以公濟公
於國計民生似屬兩有裨益矣